

仿宋
胡刻

文

選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

仿宋
刻

文選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晏季善注上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鵲冠子曰達人大觀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

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

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

也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臨其死妻子當門泣

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 古杏縵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縵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

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為百夫雄死為壯

士規 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壯士也黃鳥作悲詩至

今聲不虧 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

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列女

傳柳下惠妻誄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

憂患

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誰言捐軀易

殺身誠獨難

說文曰捐棄也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疇臨穴已見上文

說文曰歎太息也

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閭

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

摧人肺肝心

詠史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枕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

英才卓犖卓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楊雄博極羣書

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

賈誼作過秦論司馬

相如作子虛賦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長楊賦曰末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

鎬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敕乃

斷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字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

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吳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鈐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

曰臣乘聖漢威神與劔鈐刀一左眇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廣雅曰眇視

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清也馬融論語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

注曰盼動目貌舊田廬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以彼徑寸莖蔭此百

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

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鄉大地勢

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地勢

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金

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

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

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挿也董巴與服志曰侍

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倬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倬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潘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藩魏吾慕魯仲

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

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

之為却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

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阜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

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

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官必授

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

赫赫尹毛萇曰

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

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

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嘗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

吹笙竽磬或為鼓

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與

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叙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

至其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

廣雅曰寥寥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

妙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

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漢書曰時

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

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

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名曰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

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栢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

林義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廣雅曰義義容也義與城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

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自非攀龍客何為欵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

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欵者言忽也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

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冲虛學于鬻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

隱遯耕於中嶽下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猶威也哀歌和漸離謂

若傍無人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

無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邈縣邈也

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

千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主父宦不

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

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采樵

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

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

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陳平無產業歸

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夢也郭璞曰謂蔽夢也音愛鄭

夕禮記注曰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

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不倖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蒼曰

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曰志士不志在溝壑英雄

有屯邅由來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邅如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鵬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

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在落中風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出

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計策

棄不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

無斗儲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說文

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踈蘇秦

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

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士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吏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

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咄丁忽切啐倉憤切飲河期滿

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

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較之祭也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

文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鍾會有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

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仁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行人為

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揮金樂當年歲

暮不留儲

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事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

謂四坐賓多財為累愚

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

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

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

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

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

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

養老臣也故樂卿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愚者之累也清風激

萬代名與天壤俱

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吐此蟬

冕客君紳宜見書

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

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諒依石季

龍舟閱誅石氏
謀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琬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

璧之趙琬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

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

與之將見賣不與

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

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

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

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

賢

史記曰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

奉辭

馳出境伏軾逕入關

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

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

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毛萇

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揮袂

金柱身玉要俱捐

說文曰揮奮也

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

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

趙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與

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愛在澠池會二主克交

歡爾雅曰愛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通

入關賢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

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皆血下霑衿怒髮上衝冠說文曰

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皆裂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皆裂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

血出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皆裂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

已見西已見西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于鄰國毛詩屈

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廉公何

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

為者負荆謝厥讐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

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也以先國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也以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歸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家之急而後私歸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

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

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魯孔安國尚書傳曰魯過也

智勇蓋當代施張使我歎史記太史公曰

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施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也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姚弋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毛詩序曰開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士

屬王無道天下蕩毛詩序曰開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士

蕩無綱紀文章毛詩序曰開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士

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

亡之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

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

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

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

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人

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各繇曰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
曰扶興王以成命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
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

不如子房易靈圖曰攝天之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攬搶漢書曰亞
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
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

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項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
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

羽垓下薄蝕攬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爵仇建蕭
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攬搶

宰定都護儲皇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
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

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

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顧
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

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
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

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肇允契幽叟翻飛
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
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可期

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
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廼學道欲輕舉

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

飛貌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

月毛詩曰惠我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

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

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

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

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南則河陰

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宵然鑒於歷頽寢飾像薦嘉嘗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喪其天下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既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

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

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

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真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

項岱曰場圖講經藝之所瞽夫違盛觀踈踊企一方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